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还珠楼主卷

# 峨眉七矮

还珠楼主◎著

民國武俠小說典藏文庫·還珠樓主卷  
峨眉七矮  
還珠樓主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还珠楼主卷

# 峨眉七矮

还珠楼主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峨眉七矮 / 还珠楼主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6. 1
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还珠楼主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7170 - 4

I. ①峨… II. ①还… III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 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88888 号

---

点 校: 裴效维 周清霖 李观鼎

选题策划: 马合省 责任编辑: 卢祥秋 薛媛媛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6.5 字数: 186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## 还珠楼主小传

还珠楼主，原名李善基，后更名李寿民；笔名还珠楼主，晚年又改笔名为李红。四川长寿县人。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二月二十八日。在同胞兄弟中排行老大，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七。李家世代为官。其父元甫，进士出身，光绪年间官至苏州知府，为人清廉正直，厌恶官场肮脏黑暗而弃官归里，设馆授徒。其母周家懿，四川成都人，也是大家闺秀，知书通文。由于父母教子严厉，李寿民又聪明过人，三岁开始读书习字，五岁便能吟诗作文，七岁能写丈许长对联。九岁时更写出了五千言的《“一”字论》长文，被誉为“神童”，并获得了长寿县衙颁发的“神童”大匾，此匾高高悬挂在李家祠堂。可知李寿民具有惊人的天赋且受到良好的家庭启蒙教育，这也是他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基础。不幸十二岁丧父，家道中落，家计难以维持。其母携带李寿民及两弟、一妹，顺江而下，至苏州投奔亲友，幸得其父之门生故旧慷慨周济，勉强度日。李寿民也得以就读于著名的草桥中学（今苏州第一中学），学习成绩一直高出侪辈，名列前茅。

在此期间，李寿民坠入了初恋的情网。恋人名叫文珠，比李寿民大三岁，为邻右之女。虽非绝代佳人，却也相貌清秀，性格

温柔，尤善琵琶弹奏。李寿民爱听文珠弹琵琶，文珠则爱听李寿民摆四川“龙门阵”。一来二往，两小无猜，爱苗在不知不觉中茁壮成长。然而这段恋情却只见开花而未能结果。原因在于李寿民家境贫寒，又是长子，故从二十二岁起，便不得不停止学业，为养家糊口而开始浪迹江湖。起初尚与文珠有鸿雁传书，渐至鱼沉雁杳，后才得知文珠竟然沦落到烟花柳巷。这是李寿民的终生之痛，致使他在很长时间内不作燕婉之想。据说他的小说《女侠夜明珠》，就是为纪念文珠而写的。

李寿民的首个落脚点是天津，而天津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不仅使他找到了终身伴侣，而且成为他作家生涯的起点。李寿民初到天津，经人介绍，充任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的中文秘书，因其才气横溢，中文功底深厚，深得傅作义赏识。傅作义的英文秘书为段茂澜，是留英学生，与李寿民一见如故，义结金兰。由于李寿民生性散漫，不惯军旅生活，且性格强傲，不肯唯命是从，有时甚至敢于顶撞上司，故不足一年，便拂袖而去，据说还留下一首打油诗，对傅作义冷嘲热讽。傅作义也有过人度量，一笑了之。此后李寿民的职业很不固定，做过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秘书，天津《天风报》的编辑、记者，还为名伶尚小云写过剧本并结为金兰之契，又曾以“木鸡”（取意于典故“呆若木鸡”）和“寿七”（“寿”指长寿县，“七”指排行老七）的笔名发表短文，接着又进入天津邮政局，当了一名小职员。由于小职员的薪金微薄，不足以养家糊口，又经人介绍，兼做天津大中银行老板孙仲山公馆的家庭教师，为其子女教授国文和书法。不料这一来，却给李寿民带来了桃花运，成为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。

孙仲山是一个暴发户，他与李寿民为小同乡。当李寿民进入孙公馆时，正是孙仲山生意的鼎盛时期，其大中银行在全国十三个城市开有十三个分行，其带花园的洋房豪宅在天津英租界马场

道占地达二十余亩。孙家二小姐孙经洵，比李寿民小六岁，虽貌不惊人，但温文尔雅，气度非凡，性格坚强。起初，李寿民因初恋的隐恨未消，心如止水，对孙经洵并未在意；而孙经洵乃大家闺秀，对于李寿民这个憨厚的老师，也没有一见钟情。然而不知为什么，两人之间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引力，既搅动了李寿民止水般的心境，也搅乱了孙经洵小姐矜持的芳心。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，同时陷入了情网。

那时正值民国初年，社会风气虽然有所开放，但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，因此他们的恋爱仍如张君瑞与崔莺莺那样，只能在暗中进行。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恋情终于被孙仲山发现。孙仲山首先以“门不当，户不对”以及“师生相恋，败坏家风”来训斥女儿，结果无效；然后又以“只要李先生与小女一刀两断，要多少钱不成问题”利诱李寿民，又遭到李寿民严词驳斥。于是孙仲山便下了个杀手锏，将李寿民炒了鱿鱼，以为如此便可斩断这对恋人的情丝。

然而爱情犹如燎原之火，是很难扑灭的。他们居然想出了一个传递情书的绝妙办法：双方将情书用橡皮膏贴在孙仲山上下班乘坐的汽车号牌后面，李寿民等孙仲山上班后到大中银行门口取信，孙经洵则在孙仲山下班回家后取信。孙仲山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的专车倒成了女儿与李寿民的邮车，自己也被迫当了一回红娘。终于有一天，事情败露。孙仲山自然怒不可遏，一个耳光将女儿打倒在地。这一耳光不仅没有打消孙经洵婚姻自主的决心，反而打得她离家出走。

孙仲山在气走女儿后仍不善罢甘休，必欲置李寿民于死地。他仗着财大气粗，买通了英租界工部局，将李寿民投入监狱。幸亏段茂澜精通英文，李寿民又未犯法，经段茂澜从中斡旋，李寿民便获释放。孙仲山一计未成，又施一计：以“拐带良家妇女”



的罪名，将李寿民告到天津法院。1930年11月的一天，法院开庭审判。因为案件属于桃色事件，控告人又是大中银行老板，故记者云集，法庭座无虚席。但孙仲山不敢出庭，派其长子孙经涛作为代表。当审判到关键时刻，孙经涛突然出庭做证，大声说道：“我今年二十四岁，早已长大成人，完全可以自主；我与李寿民也是情投意合，自愿结合，怎么能说‘拐带’？”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本来就同情妹妹的孙经涛，更是无言以对。于是法官当即宣判李寿民无罪。此案在当时的天津曾经轰动一时，家喻户晓。李寿民后来即以此事为素材，写成了小说《轮蹄》（又名《征轮侠影》），这也是李寿民唯一的一部言情小说。此案虽了，但翁婿之间的怨恨却终生未解，互不往来。据说《蜀山剑侠传》中那个生相丑恶、专吸人血而神通广大的绿袍老祖，就是影射孙仲山的，足见李寿民对岳丈的怨恨之深。

李寿民为了与孙仲山赌气，也为了报答孙经涛坚贞不渝的爱情，发誓要办一场体面的婚礼，因此在官司打赢后并没有马上成婚，而是想方设法赚钱。直至1932年2月5日，李寿民与孙经涛才正式结婚。婚前孙经涛特至医院做了妇科检查，证明身为处女，并登报声明。新居选在天津日租界秋山街，尚小云赠送了全套家具。婚礼采用西洋式，相当隆重，主婚人为段茂澜，为新娘执婚纱者为袁世凯的孙女袁桂姐（后来认为义女）。婚后不论生活多么坎坷艰难，夫妻始终相濡以沫，同甘共苦，并养育了七个子女。李寿民为了感激至友段茂澜，七个子女的名字皆用段茂澜之字“观海”中的“观”字，即观承、观芳（女）、观贤（女）、观鼎、观淑（女）、观洪、观政（女）。

1932年是李寿民时来运转的一年，在这一年，红鸾星和文昌星同时在他头顶上高照。新婚不久，天津《天风报》老板鉴于他曾在该报做过编辑和记者，又不时发表短文，文笔优美动人，便

请他写一部连载小说。李寿民虽未写过小说，却自信可以胜任，于是一口答应。写什么呢？他立即想到了武侠小说。首先，武侠小说在当时的北方大行其道，十分流行；李寿民也耳濡目染，十分熟悉。其次，李寿民从七岁起，三上峨眉，四登青城，总共在山上生活过一年半，对这两座名山的一丘一壑、一涧一水、一草一木、一观一寺，无不了如指掌，并做过详细笔记，画过游览草图；同时结识了不少和尚道士，听了不少新奇故事，还学会了练功练气。这一切都是武侠小说的极好素材。那么使用什么笔名呢？李寿民觉得“木鸡”只是自我调侃，“寿七”又有点粗浅，一时委决不下。这时孙经洵说话了：“寿民，我知道你心中有座楼，那里面藏着一颗珠子，就用‘还珠楼主’作笔名吧。”“还珠”既是一个典故，又暗指李寿民的初恋对象文珠，可谓妙不可言。李寿民既佩服爱人的才思，又感激她对自己的理解。因此从当年的7月开始，便以还珠楼主的笔名，在《天风报》上连载《蜀山剑侠传》。不料作品一经发表，《天风报》的发行量便直线上升。不久，天津励力印书局（后改名励力出版社）又将该书结集出版，销售依然火爆。于是还珠楼主一鸣惊人，文名鹊起。从此一发不可复收，此书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，总字数将近五百万，还没有写完。《蜀山剑侠传》一炮打响后，又陆续推出了《青城十九侠》《蛮荒侠隐》《边塞英雄谱》《云海争奇记》等，皆大受欢迎。

李寿民为了更大的发展，便带着天津给他的两大礼物——终身伴侣和作家名望，移居古都北平，并置了房产，成为职业作家，作品源源不断地问世。除了续写在天津的未完之作外，又陆续推出了《轮蹄》《皋兰异人传》《天山飞侠》等。至日寇侵占北平时，李寿民已经推出了八部小说，成为一位享誉平津的著名作家了。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名声，为他带来了一场灾难。先是汉



奸周大文请他出任日敌电台伪职，被他一口拒绝。接着，时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亲自出面劝驾，仍遭拒绝。事有凑巧，有徐姓出版商看准了出版李寿民的作品可获厚利，欲将其出版权从天津励力出版社挖过来，也遭到了李寿民的拒绝。姓徐的一怒之下，便托其为日寇当翻译的亲戚，在日寇面前诬陷李寿民为“重庆分子”，加上李寿民两次拒绝出任伪职，于是被日寇投进了牢狱。在狱中的七十多天里，李寿民受尽了各种酷刑，如鞭笞、灌凉水、用辣椒面揉眼睛等。李寿民的获释也颇有戏剧性，除了孙经洵四处求亲托友斡旋外，还与他精通卜卦有关。一个日军大佐请李寿民为其算卦，竟算得丝毫不差。加之日本人又找不出李寿民为“重庆分子”的任何证据，才被释放。李寿民本来颇通气功，身强体壮，经过七十多天的酷刑折磨，身体几乎垮掉。其视力损伤尤为严重，以致后来只能写大字，不能写小字，创作全凭口述，由秘书记录。

李寿民出狱后，略作休养，为了躲避日寇和汉奸的再次迫害，便只身逃到上海。上海人本来热衷于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，所以此前李寿民的小说只在北方流行，在上海少有读者。因此李寿民初到上海时，仅靠卖字糊口，无力养家。后被颇有眼光的上海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发现，为他安排了住处，请他继续写作，并约定由正气书局全权出版。于是李寿民迎来了第二次创作高潮，除了续写平津未完之作外，又推出了二十几部新作，如《武当异人传》《柳湖侠隐》《峨眉七矮》《蜀山剑侠新传》《冷魂峪》《北海屠龙记》《虎爪山王》《黑孩儿》《青门十四侠》《关中九侠》《万里孤侠》《蜀山剑侠后传》等。一向热衷于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的上海人，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般，一下子迷上了李寿民那充满了奇思妙想的新神魔小说和新武侠小说，以至出现了“还珠热”的盛况。李寿民在上海的知名度不仅超过了平津，而

且盖过了所有上海作家。由于他的小说都是边写边分集出版，所以每当新作一出版，书店门口便会排起长龙。他的巨著《蜀山剑侠传》还被改编为京剧连台戏，在大舞台久演不衰。由于作品广受欢迎，供不应求，李寿民子女又多，家累甚重，不得不同时口授几部小说，每天都在一万字以上。而各部小说的众多人物和故事（如《蜀山剑侠传》有上千人物和上百故事）却井井有条，纹丝不乱，这不能不令人佩服其才情出众，思维敏捷，记忆力惊人。这种巨大的压力使他染上了烟霞癖，成为他后来生活的一大祸害。

直到抗战胜利后，社会初步安定，李寿民的稿酬也相当丰厚，才把家眷由北平接到上海，全家得以团聚。

然而正当李寿民踌躇满志的壮年时期，其创作事业也进入如火如荼的鼎盛时期，却因时局的巨变而使其创作之路走到了尽头。一向风行民间的武侠类小说，似乎突然变成了洪水猛兽，“谈武侠而色变”的气氛笼罩于九州大地，图书馆也通统将其束之高阁，禁止借阅，以至于武侠类小说完全销声匿迹。这就是李寿民的大部分小说皆被腰斩、成为断尾蜻蜓的唯一原因。这是李寿民无可弥补的遗憾，也是中国文学和中国读者无可弥补的遗憾！

李寿民的最后十来年，一度暂居苏州，旋又移居北京，都是在惶恐中度过的。他虽然没有被戴上什么政治“帽子”，并前后任上海天蟾京剧团、总政京剧团、北京京剧三团的编剧及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委员，为剧团写过不少剧本，但似乎总有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笼罩在他的头上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；他的数十部小说似乎都变成了深重的罪孽，他所塑造的那些人物形象更像是变成了憧憧魔影，使他挥之不去。于是他把自己的作品全部付之一炬，一本不剩。这种恐惧感和负罪感，使他犹如惊弓之鸟，不

得不“夹着尾巴做人”。这倒帮了他一个大忙，使他在那场“放长线钓大鱼”的政治阴谋中没有上钩，保持沉默，从而侥幸成为“漏网之鱼”，逃过了一劫。然而最终还是没有逃过那“批判的武器”的致命一击。1958年6月，一篇《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》的文章，便把他打成了脑溢血，虽经抢救脱险，终造成左半身偏瘫，生活无法自理，自此辗转病榻两年有余。当他口述完历史小说《杜甫》，秘书以工整的钢笔小楷记录下杜甫“穷愁潦倒，病死舟中”那一段的描写时，李寿民对妻子说：“二小姐，我也要走了。你多保重！”第三天，即1961年2月21日，还珠楼主终于与世长辞，终年只有五十九岁，恰与一生坎坷的中国“诗圣”杜甫同寿。

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（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其二）李寿民虽然一生坎坷，结局凄惨，但他无愧于中华民族，无愧于古老的文明祖国。他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创作了总计达一千七百万字的四十部小说，还有几十个京剧剧本。他的《蜀山剑侠传》更荣登于香港和内地两个专家组评出的两个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”之上。他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新神魔小说，为中国小说增添了一枝璀璨的奇葩。他的小说曾为一代人所着迷，并将永世流传。

裴效维

2011年12月15日于北京蜗居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还珠楼主小传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裴效维 1 |
| 第一回 急难遄征 小阿童初催神木剑<br>飞行御寇 凌云凤巧试宙光盘 .....     | 1     |
| 第二回 无计脱淫娃 辽海魂归悲玉折<br>潜踪求异宝 三生友好喜珠还 .....     | 46    |
| 第三回 玉壁遁仙童 百丈蛛丝歼丑怪<br>穹碑封地窍 万年石火护灵胎 .....     | 94    |
| 第四回 情重故交 宝相夫人烦七矮<br>穷迫倩女 疯癫和尚遗双顽 .....       | 129   |
| 第五回 一径入幽深 紫曳青紫 仙山如画<br>孤身逢诡异 龙飞电舞 晶瀑传真 ..... | 154   |
| 第六回 戏妖徒 洞天逢良友<br>援黎女 穴地斗癫师 .....             | 163   |

|     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七回 | 古洞几千春 | 遍地香光开别府 |          |
|     | 滇池八百里 | 弥天霞彩斗癫师 | 175      |
| 第八回 | 亭午唱荒鸡 | 竹树萧疏容小隐 |          |
|     | 凌空飞白练 | 池塘清浅长灵秧 | 206      |
| 第九回 | 孽尽断肠人 | 剧怜绝代风华  | 与尔同死     |
|     | 功成灵石火 | 为求神山药餌  | 结伴长征 223 |

# 第一回

急难遄征 小阿童初催神木剑

飞行御寇 凌云凤巧试宙光盘

话说峨眉小一辈主要人物中的七矮，原以妙一真人之子齐金蝉为首，率同石生，南海双童甄艮、甄兑，南海玄龟殿散仙易周之孙、易晟之子易鼎、易震，因有一转劫师兄阮征未来，先只六人。金蝉想要凑足七矮之数，便就着妙一真人夫妇率领长幼群仙往铜榔岛，为大方真人神驼乙休与岛主天痴上人解围救灾，释嫌修好之际，暗中把白眉禅师的小徒弟小神僧阿童拉上，补了七矮的缺。

金蝉因峨眉开府领命下山时，教祖妙一真人对于一班同门以后所居仙府以及别的使命，多半均经妙一真人备有仙书、锦囊之类相赐，独对自己领导这一拨，只令相机行道济世，自觅仙府，日期、地点全未限定。看去好似比较别人少了许多限制，算计未来形势，必定险阻艰难。暗忖：“事繁责重，自己和石生在同门中年纪最轻，经历也浅。虽然得天独厚，缘福较深，近得本门心法，尤为深造，到底初次单独行道，身为一行表率。加以父师伯叔俱在闭洞炼法之际，少却好些依仗。此后全仗个人修为，应付稍一不慎，自身受害，还贻父师之羞。”越想越觉大意不得，由此便把昔时童心全收拾起。尽管师弟兄们一起，言笑晏晏，依旧



天真，遇上事却谨慎起来。

下山不久，便参与了众同门与苗疆红发老祖的一场恶战。结果虽然大胜，秦寒萼、李文衍、向芳淑三位女同门却受了重伤。于是由易静、癩姑、李英琼以及金蝉等七矮共十人，前往陷空岛取回万年续断和灵玉膏，并带回了岳雯之徒灵奇。回到中土后，易静、癩姑、李英琼三人前往依还岭，准备攻打幻波池，铲除妖尸崔盈。金蝉等七矮则携带灵奇和灵药，径飞姑婆岭，为秦寒萼、李文衍、向芳淑三人医伤。

金蝉等七矮年纪相若，情分至厚，自一下山，便经议定：从此在外行道，祸福与共，同行同止；非有特别原因，决不无故单独离开。

七矮与易静、癩姑、李英琼三人作别之后，在飞向去姑婆岭的路上，众人为了谈话方便，将遁光联合在一起。

小阿童曾前往白犀潭为天痴上人暗中解围，铜椰岛分手时节，天痴上人为报前德，传了他一口神木剑。嗣在苗疆，巧遇前诸生的同道至交枯竹老人，指点传授，加添了许多威力。枯竹老人并说：“照此练去，不久功力便可精纯，胜过原来传授。”小阿童原因金蝉等六人本就各有仙剑、法宝，新奉师命，又各传授了好几件神物奇珍，心想：“自己只凭佛光和有限的两件法宝，师父还不许随便轻用，飞剑更是独缺。幸而巧救天痴上人，得了一口神木剑，又经枯竹老人秘传。然而终觉比起同行诸友所持有些减色。”因而稍微得暇，便即勤习。知道如以佛光遁法随众同飞，多快也能一起；如用剑遁，便跟不上。为想照枯竹老人所传神木剑的遁法，就着长路飞行练习，便和众人说道：“我自天痴上人赠剑之后，日常习练，老觉比你们不上。后遇枯竹老友指教，刚觉出有点意思，便往陷空岛求取灵药。你们那三位师妹，不特法

力高强，飞剑尤为神异，休说外人，便你们前辈师伯叔中也找不出几口来。她们又不比我们至好，又都是女道友，我这口神木剑如何拿得出手？因此一直不肯现丑。盼到今日分手，恰巧还有一段长路，正好拿它练习。受伤诸位道友，有卢仙婆灵药医过，已和好人差不多，只遇敌运用法力、飞剑时稍差。此时人在洞中修养，并无痛苦，稍微耽延些时无妨。我想不用佛光飞遁，运用这口木剑，随了同飞。走起来虽然慢些，却可就此练习，省得老跟不上。大家以为如何？”

石生首先笑答道：“小神僧怎和自家人世故起来？这也值得商量？秦师姊她们决想不到我们回来这么快。我们七人早经议定同行同止，休说你近日功力大进，慢也没有多少，就再慢些，谁还把你一人落下不成？灵奇如不曾得过他父师独门传授，飞行起来比你还要慢呢。”甄兑也笑说道：“女同门中只秦家二师姊好强心多，偏她魔难也重。遭遇虽然可怜，毕竟祸福无门，惟人自招，她哪一次不是白眉针给引出来的乱子？开府以后，凡是女同门，各有圣姑所遗赐的法宝。她偏爱用那白眉针，此时身受，正好借以警惕。何况我们并慢不了许多呢。”

灵奇忽然眉头一皱，插口说道：“秦师叔轻用白眉针，那还是用之于正，便有许多苦难。像郑元规那厮，叛师卖友，家父被他累得受了许多苦罚；便弟子难遂乌私，不得常亲家父色笑，也由他而起。弟子偏是法力浅弱，无力寻他。此时他投身五毒妖孽列霸多门下，益发无恶不作。将来正不知如何死法，才能叫人看了快意呢。”金蝉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似此妖邪恶人，授首之期必不在远。我们此去，就许再往苗疆走走，遇上除去也说不定。”甄良道：“师兄休要小觑这厮，他师徒来历、本领，我却深知，如与相遇，还须小心呢。”

金蝉微笑，还未答话，石生已接口道：“你这一说，我才想起开府第二日，玉清大师对我和蝉哥哥所说的那一番话，许为这妖孽师徒而发吧？”阿童便问：“说些什么？”金蝉笑道：“这话说来太长。是否指这妖孽师徒，还拿不定。且等我们送完药后，路上闲暇时再详说吧。”阿童正一心运用剑遁，随口一问，就此放过。又恰经行在一片好山水的上空，各自凌空下视，就此岔过，未再提起。

众人一路谈笑观赏，时光易过，眼看相隔姑婆岭不过二三百里，只前面还隔着一片高峻山峦，飞行迅速，晃眼即可到达。易鼎道：“秦二师姊新居，我们还未去过，不知可是当初昆仑派弃徒阴素棠师徒所居枣花崖故址么？”金蝉道：“阴素棠枣花崖故居，淫邪窟宅，正经修道人如何能住？诸位师长因秦家二姊道心不纯，误为阴魔所算，她这山洞离峨眉仙府不远，师长、同门常由上空往来，不特要多好些照应，并且她母亲宝相夫人就在附近解脱庵故址修炼。保不有昔年强仇前往侵扰，虽然所居四外俱有仙法封锁，不愁侵入，遇上事时，她住在近侧，随时求援照护，到底好些。我先也不知她新居所在，也是那日乙师伯向她和司徒平师兄指示机宜才得知。她以前暗中曾受母命，与李英琼师妹结交，琼妹人本天真好义，既可怜她的遭遇，又受乃母重托，两下情分颇厚。此外，她和万珍、李文衍尤为莫逆。自经乙师伯指教，便寻她大姊和李、万三位师姊告知。我与石生师弟恰巧在座，得知那地方就在昔年百禽道长走火坐僵的黑谷左近。我前借李师妹神雕骑着飞行，曾经路过好几次，认得那地方，形势颇好，可惜四处均有险阻。常人足迹虽走不到，空中飞行却是一望而知，过于明显，容易引敌登门。如非师长仙机，必有安排，加上许多照应，以她为人法力，住居于此，似乎不甚相宜呢。”